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13位ISBN编号：9787507535532

10位ISBN编号：7507535533

出版时间：2012-3

出版时间：华文出版社

作者：(日) 岛本理生

页数：235

译者：林卓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内容概要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作者岛本理生擅长生动地描述青春期的纤细情感与内心苦涩，她的作品多是恋爱小说，深受年轻读者的喜爱。

一栋旧式的公寓里，住着一群奇怪的人。

本该是青春与恋爱的缘起，然而……奇妙的恋爱、奇特的幸福，扭曲而悲伤的《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首次登陆中国！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作者简介

岛本理生
于1983年出生于东京。

1998年初次投稿文艺志《鸠*!》，以《夜》一文入选新人短篇小说比赛第2期10月号，并荣获该年度的MVP。

2003年以小说《渐渐》入围第128届芥川文学奖。

2004年以《诞生的森林》再度入围第130届芥川文学奖。

2006年以《在大赛前，熊来了，晚安》入围芥川文学奖。

著有《爱，不由自主》、《直到你停止呼吸》、《三叶草》、《荧光海滩》、《你是我的太阳》等许多作品。

岛本理生擅长生动地描述青春期的纤细情感与内心苦涩，她的作品多是恋爱小说，深受年轻读者的喜爱。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书籍目录

题解
引子
清澈的目光
修女
游向大海的鱼一们
壁橱里的旁观者
真绵庄的恋人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章节摘录

第二章 清澈的目光 八重子的身体很美，尤其是她手腕内侧的部位。

望着她仰面平躺在床上，屏住了呼吸的模样，我仿佛有种自己正在拍摄黑白电影的错觉。微微张开的双唇，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呼吸，但是白衬衫下的胸部却像是要涨裂一般地上下起伏着。

八重子在这方面尽管很晚熟，却并不胆小。

那一双漆黑的眼睛仿佛在告诉我，她会将这一切牢牢地保存在记忆力。

在执着的眼神衬托下，整个表情显得有些凝重。

“椿？”

“八重子察觉到了我的分心。”

“没事，”我摇了摇头，“我只是在想，女孩子真的跟兔子很像啊。”

“她没说什么，只是眯着左眼，盯住我的脸。”

八重子由始至终只喜欢女生。

第一次约会去水族馆的时候，她就告诉我，她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一个男生。

“你在拿我跟男人比较吗？”

“她板着脸问道。”

“没有啊，”我笑着回答说，“我只是想起了我们一起去水族馆时候的事情。”

“她稍稍扬起下巴，像是把天花板当成了大屏幕似的，眨着眼睛。”

“我也经常回忆那时候的情景。”

两个人牵着手，站在湛蓝的水槽前，一起看鲹鱼在面前不停地打转。

那时候我想，跟小椿在一起的时光也能这样反复回转就好了……然而老实说，那时候的我，根本没可能去想这些事情。

毕竟，跟女孩子牵手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还仅仅停留在小学生时代跟同学一起上学放学的回忆里。

对于究竟该用多大的力最合适、握紧到什么程度会弄疼对方，我心底没有明确的概念。

于是，一会儿逐渐用力，一会儿又突然放松，注意力全耗在手上了。

八重子的手指极其纤细修长，连指甲部分都不例外，握在手里，感觉有些冰凉。

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她散开在床上的纤弱的长发，在她的身旁趟了下来，像是自言自语一般地轻声说：“明天我请了半天假，打算去剪个头发。”

“八重子立刻“扑哧”地笑了，刚才的凝重气氛一下消散无踪。”

“剪完之后给我打电话哦，我要飞奔过去，第一个见到你的新发型。”

“没问题啊。”

不过，你明天不是还得上课么？”

“明天开始就是考试了嘛。”

“我撑起上半身，望了一眼搁在房间角落里的书包。”

那是一个水蓝色的吉田PORTER的尼龙包。

只是过来玩一会儿而已，带这么大个包，未免有些太夸张了吧。

不过转念一想，里面大概是装了复习用的资料之类的吧。

“你一会儿去哪儿自习？”

“补习学校的自习室，那儿一直开到晚上10点。”

“我轻哼了一声作为回应，然后抬头望了望时钟。”

距离7点整还差5分钟。

“这样的话，那就一起吃了晚饭再过去吧。”

只要跟绵贯小姐说一声就行了。”

“吃饭就算了，那多浪费时间呀。”

我要你抱紧我。”

八重子说着，大大地张开了双手。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望着她这个模样，我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她的动作，与其说是渴望被我紧紧拥在怀里，倒更像是想要阻止什么似的。

“八重子真的好可爱呢。”
大和君用筷子切分着照烧五条鰯，笑眯眯地说道。
小鲸默不作声，绵贯小姐则微微回以一笑，算是表示赞同。
我和八重子交往的事情，真绵庄里住着的人都是知道的。
当然，除去新来的大和君。

“大和君喜欢那种类型的女孩么？”
小鲸端起味噌汤问道，那认真的表情仿佛像是在拿显微镜观察碗里的微生物似的。
或许是因为正在吃饭的缘故，那圆鼓鼓的脸颊上稍许抹了些红色。

“不是啊，我觉得只要是男生都会在意的吧。”
怎么说呢，不单是可爱啊，还是个像空气清新器一般的女孩子呢。
大和君大大咧咧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我默默喝着味噌汤，心里暗暗感叹：“真是没观察力的男生啊。”
“要是换做是小鲸，虽说年纪也差不多，但女孩子家说话就多少懂点察言观色。”
味噌汤的配料是萝卜、胡萝卜和软软的面筋，每碗汤上面还一丝不苟地漂着一片鸭儿芹，看起来足以跟餐馆里做的媲美。

那缓缓飘荡着的香味一闻就知道是上等的白味噌。
“大和君明天会晚一点回来，是吗？”

绵贯小姐问道，不露痕迹地转移了话题。
她穿了件波尔多红葡萄酒颜色的深V字领针织衫，头发往后扎成一束，裸露的脖子和锁骨显得十分醒目。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人虽然从不把自己打扮得很花哨，却总不忘露出一片肌肤。

“啊，是的，明天傍晚社团有练习。”
“大和君居然参加戏剧社，真是令人意外呢。”

“是吗？”
啊，对了，我跟你们说起过的吧？
发传单给我的那个女生是个超级大美女呢。
虽然在我老家也有那种皮肤白皙、可爱中带点纯朴的女孩子，但这种像女明星一样的女生还是第一次见呢。

东京果然就是不一样啊。
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怎么说过话，不过她的睫毛真的是超级浓啊，而且脸看上去就跟法国人一样哦。

“这样啊，那祝你们能够成为好朋友。”
话说回来，大和君这么率直，完全表里如一，真的很难想象你演戏的样子呢。
不过，还是要加油哦。

我一边往嘴里夹着醋腌黄瓜海带，一边斜视着鲜红的双唇上正浮现出笑意的绵贯小姐，心里摇头感叹：“真是个爱捉弄人的女人呐。”
“这醋酸得有些出乎意料，脸颊不由得往里缩了一下。”

这时候，一直默不作声的晴雨先生放下筷子，站了起来。
明明是个一天到晚关在屋子里的深度宅男，可是那双正在从大型电饭锅里盛饭的手，不但肤色有些偏黑，看上去也十分有力。

坚挺的鼻梁上，一对射出锋锐目光的黑色瞳孔。
发达的肌肉令脖子显得有些粗壮，宽广的背部则将黑衬衫撑得不留一点余地。

说真的，我跟这个人相处得不是很好。
虽说只要想到他那种生活方式，理性上就可以判断，情欲色心于他，应该早已是凋落干净的枯枝了，但是每次他一出现在身旁，我就不由自主地紧张，只差冒冷汗了。
他身上散发的天然的野兽气息，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喉咙还有身上所有的毛孔都紧闭了起来。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搬进真绵庄的头天晚上，我下楼倒茶时碰巧在楼梯口遇到了二人。绵贯小姐拉着他的手腕，跟我介绍说：“这一位是住在一楼的画家，晴雨先生，我同居的丈夫。”与她的笑容成鲜明对比的是，听到“同居的丈夫”这话时，他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以一种漠不关心的眼神朝我看来。

为什么绵贯小姐用那样一种方式来介绍他？

那之后没过多久，我很快就觉察到了答案。

毕竟，我跟她一样都是女人，尤其还是年龄相仿的女人。

在意识到她那种毫不掩饰的独占欲和不知傲慢为何物的爱情盲症的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耸立起来了。

我对任何一种女性特有的情感都抱有厌恶感。

这大概是因为我早已丢弃了自己的女性身份。

过去这十多年来，我从未作为一个女人而活着。

面对八重子的时候，我会想要弄哭她，也会想要宠溺她，还想好好地怜爱她。

这些冲动，就像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样，表面看上去是不同的事物，然而事实上却融合在每一个瞬间之中。

我按住抚摸着新剪完的头发的右手手腕，封住了它的动作。

一时间，八重子望着我的神情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她胸口雪白的肌肤之下，青色的血管隐约可见，仿佛像是大地上流淌着的美丽的河流。

由于我不太习惯于被人抚摸，所以在我们之间，那个颤抖着纤小的双膝打开身体的角色是八重子的专属。

第一次完完整整地爱抚她的那个夜晚，我仿佛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出世以来一直失散的双胞胎姐妹。

除了轻微的呼吸，八重子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像是在守护着空气中的沉默。

在我身下的她，仿佛平躺在大海之中，只剩下漆黑的瞳孔还浮在海面之上。

好像有什么东西就快要满溢出来，又好像是即将沉入海底。

我下意识地停了下来：“要是不舒服就说出来。”

“她的身子纹丝不动，却立刻回应了我的顾虑：“只要按捺你想做的那样子做就好。”

“我想，这与其说是爱情的力量，不如说是信念的力量，坚信自己身上不会有什么会因为这一点点事情就被摧毁或者改变。”

在这种强大的觉悟面前，有时候我甚至感到有些畏惧。

因为，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会喜欢上男人；也因为，我还不相信自己有足够勇气向父母和朋友宣告，自己正在与女生交往。

尽管我很清楚，我的动摇和犹豫，正是八重子心中最为感到失落的地方。

八重子将衬衫披在背上，纤细的手臂优美地穿袖而出，宛若出水芙蓉。

“明天星期天，小椿你有什么安排？”

“她的声音传来的时候，我正推开窗子，眺望着洒满了夕阳余晖的天空，缓缓地抽着烟。

闻到隔壁人家窗子里飘来的阵阵咖喱的香味，不知怎的，我突然有种自己的个子一下缩小了的幻觉。

“能有什么安排，还不是洗洗衣服，打扫打扫屋子之类的。”

“我夹着烟，吐了一口，淡淡地回答道。”

“那我们来四人约会吧？”

“八重子马上提议，明朗的语调中透露出殷切的期待。”

“哈？”

“我吓了一跳，慌忙抓住正要从右肩垮落的开襟线衫。”

“最近有个关系很好的高三的学姐，短头发，是个超级大美女呢。”

然后，这个学姐正在交往中的女朋友刚好比椿小三岁。

而且要是两个人出去的话，在外面就不太有那种恋人约会的感觉啊。

所以……我下意识地双手抱头，像拨浪鼓一样晃了几下。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抱歉，八重子，对不住。”

“那个学姐是个嘴很严的人，真的，而且她读很多书，非常聪明。她的女朋友呢，做的是现在超流行的都市讯息杂志的编辑工作……” “比我小三岁这点，算是哪门子的‘刚好’？”

“她是二月十四号生的啊。”

“跟椿你就差一天……” 就在我正准备开口扔出下一句话的时候，八重子弯下身子，拉上了裙子的拉链。

我将手里的烟放进烟灰缸里，唤了一声：“八重子。”

“我也不是要把我们之间的关系炫耀给别人看，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好啊，不是吗？”

八重子刚说完，仿佛为了把这话踢开似的，又立刻将话题掉转了回去：“虽然只有两个人的世界也不错，可是考虑到万一以后关系出现问题，就有必要认识几个共同的朋友啊。”

或许椿你讨厌这种方式，但是其实不用想太复杂的，放松一点就……” “那样的话，等真的出现问题了再考虑好了。”

再说了，这个真绵庄里的人不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么？”

当然了，那个迷恋你的大和君那儿倒是跟他说你是我侄女。”

“那个人，每次见了你，那表情就好像在盯着自家院子里养的小鸡小鸭似的。”

还是早点告诉他好了……” 八重子话说到一半，突然外面有人敲门，我们不约而同地对视着彼此。

站在走廊里的是大和君，右手握着一盒点心。

“那、那个，这是我一个亲戚寄来的。”

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尝一下吧。”

今天的他，上面穿方格子法兰绒长袖衬衫，下边搭配一条崭新的牛仔裤，短碎的刘海像出操的士兵一般端正地挺立着。

不消细看也知道，一定是抹了不少发胶，精心弄起来的。”

这一身衣着打扮，再配上一副好人式的笑容，我忍不住喷笑了出来。

“你好，请多关照。”

坐在床沿的八重子也站起身来打招呼。”

“啊、你好！”

请、请多关照！”

大和君虽然吃惊不小，不过还是很快镇定了下来，“这个是Royce的薯条，但很特别的是，上面有一层巧克力的哦。”

“欸？”

薯条上面抹巧克力？”

好棒喔！”

我还没吃过呢。”

八重子迅速从门背后钻出头来，专注地盯着大和君手上的盒子。”

我心里默默叹息，刚才还是一副老成道道的表情呢，这会儿是要扮演天真少女的角色了么。”

下一秒，如我所料地，八重子变身为了随处可见的高中女生，连声欢呼：“好棒喔！”

好棒喔！”

此时的我，怎么也无法将自己的目光从这个女孩身上移开。”

一旁的大和君像个卖力售货员似的继续推销：“真的超级好吃的哦！”

啊，对了，另外还有六花亭的草莓味巧克力，要尝尝吗？”

“真的吗？”

好棒喔！”

好开心！”

大和君，谢谢你！”

最后这句台词大概是发自内心的吧。”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我这么想着，转过头，望着身边笑靥如花的八重子。

她柔软的长发散发着甜甜的芳香，令人不禁感到阵阵面红。

早上起来，一边抽着烟，一边打开手机。

有一条八重子发来的短信：“早安！”

我今天先和学姐她们去看电影哦。

可以的话，完了之后我想还跟她们去玩！”

明明被我拒绝了，但短信的字面上怎么看都飘散着一股向我赔小心的气息。

我怎么可以跟一个孩子生这么大的气啊……我带着无比后悔的心情，默默盖上了手机。

撩起蓝色鱼纹的帘子，一走进食堂，绵贯小姐就转过身来向我打招呼：“早上好，小椿！”

粗条的白色针织衫松垮垮地套在外面，黑色的吊带内衣隐约可见，再配上一条正好合身的蓝色牛仔裤。

就连她脖子上挂着、腰上缠着的红色围裙，看上去都不会给人丝毫家居式的印象，真是令人不得不服。

窗户外面，白色的衬衫正迎风招展。

今天又是晴朗的一天，阳光炫目，碧空万里。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清澈的阳光之中，这个人身上还是依然散发着一种不健康的气息。

我一边暗自钦佩，一边提起了烧水壶。

“在做什么料理呢？”

“我凑过身去。”

“牛肉盖浇饭。”

打算今天晚上吃这个，所以想趁现在先煮透了，然后放着让它慢慢入味。

料理台上，并排摆放着一袋小麦粉、一瓶红酒和一罐半冰沙司（demiglace sauce）。

一眼望过去，颇有西餐馆的架势。

“是晴雨先生喜欢的料理吗？”

“我一边往杯子里倒着速溶咖啡，一边问道。”

燃气灶上的水壶开始发出“吱吱”的响声，阵阵往外冒着热气。

“对啊。”

牛肉盖浇饭呀，蛋包饭之类的。

他尽喜欢这些小孩子爱吃的食物。

“还有番茄虾球、咕咾肉之类的？”

“对啊！”

好厉害，你怎么会知道的？”

“关键在于番茄酱吧。”

“欸？”

“切着洋葱薄片的手突然停了下来。”

我关掉火，转过头看她：“我是说，其实他只是单纯喜欢加番茄酱的食物罢了吧。”

“嗯，我也注意到了。”

“自欺欺人。”

这个人还真是连一分一毫都不容许输给别人么。

我顿时兴味索然，端起热腾腾的咖啡，客套地微笑：“那我就期待今天的晚餐了。”

回到房间后，洗床单，叠衣服，整理书架，这个星期天就这样平和地度过了。

傍晚，八重子发来短信。

于是，我换上衬衫和长裙，外面又披了一件灰色的开襟长线衫，出门去车站接她。

虽说时值五月，但傍晚的空气仍然有些干燥。

走在街上，晚风迎面吹来，每一次吸气，喉咙深处都不觉紧缩一下。

白色开领T恤配红色A字裙打扮的八重子，拎着阿尼亚斯贝（agnès b.）的黑色手提包等候在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车站前，不时抬手整理被风吹乱的长发。

裸露在裙摆和袖口外的白皙肌肤，在夕阳余照之下，染上了一层晚霞的色彩。

“八重子！”

“听到我的喊声，她像往常一样，露出松了一口气似的笑容，朝我奔跑过来。”

“椿，你来接我啦！”

“那璀璨炫目的笑容在眼前渐渐漫延，我感觉自己的轮廓仿佛快被融化了。”

“先找个地方喝杯茶，坐会儿再回去吧。”

“我提议。”

“嗯！”

“话音刚落，八重子立即欣然同意。”

并肩走在的时候，她兴致勃勃地想牵手，却被我下意识地松开了。

糟糕！

我有些尴尬，忍不住偷瞄她的侧脸。

刚才还是那么灿烂的笑容，这一刻顿时蒙上了一片阴霾，每一朵愁云仿佛都是受伤的痕迹。

可这不是没有办法的事么？

我心底暗暗为自己做苍白无力的辩驳。

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厅，在微暗的柔和灯光下，心情总算平静了下来。

我抬头环视室内。

明明靠墙壁的架子上摆放着古典乐唱片，墙壁上却有些煞风景地贴着UCC咖啡的海报。

吧台上搁着一台收银机，看上去有些陈旧。

吧台后面，店主正忙碌地穿梭在一擦擦堆积的餐具之间。

身下坐着的红色沙发，表面的绒毛轻微扎手，摸上去就像是老年人家里铺的地毯。

我慢慢地品着香浓的Espresso（意式浓缩咖啡），八重子小口小口地啜着飘着满满鲜奶油的热可可。

“椿，你现在该不会觉得对不起我吧？”

“八重子说着，目光越过杯子，抬头望着我。”

“事实上，这么想的人，不应该是你吗？”

“我从兜里掏出烟，反问她的。”

“那就算了。”

要是椿向我赔小心，反而变得不像椿了。

“最后那句就不必了。”

不过，今天的事情还是要跟你说声抱歉。

怎么样？

玩得开心么？

“嗯。”

学姐的女朋友跟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有一点儿胖乎乎的。

不过穿着打扮很时尚，人也很风趣。

她还跟我推荐了好多既便宜又好用的化妆品呢。

“这个话题让八重子很快恢复了精神，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我轻哼一声：“在意料之中嘛，不管怎么说，人家毕竟是做这一行的。”

“对了，”我不露声色地发出约会的邀请：“下个星期天如果没什么安排的话，一起去哪儿逛逛吧，就我们两个人。”

“真的吗？”

“八重子不出所料地惊呼。”

望着她一脸兴奋的模样，我却淡淡地夹起烟送到嘴边，笑意只停留在眼中。

刚抽了一口，一直在吧台后忙碌的店主慌慌张张地赶了过来：“从上周开始，我们店里面是禁止吸烟的。”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虽然他是毕恭毕敬地弯着腰说的这话，但语气中却反而透露出理直气壮的味道。

我听了不爽，忍不住讽刺：“那为什么之前没有禁烟呢？”

“那是因为之前很多客人都希望可以在店内吸烟。但是现在，反而是要求禁烟的客人更多了。

“反正现在又没有别人客人。

“椿……”八重子语气有些厌倦地打断我。

店主默不作声，转身回到吧台后面，不见了人影。

没一会儿又回来了，手里拿了一只玻璃烟灰缸，放在我面前的桌上。

烟灰缸的表面附着一层死硬的烟灰渍，看上去应该是用了不少年份了。

望着我悠然自得地开始抽起烟来的模样，八重子罕有地皱起眉头，将心底的厌恶露骨地表现在脸上：“抽烟这种事情，就不能忍到回家再做什么？”

“对我来说，喝上等的咖啡的时候，只有抽上一根烟才算完整。

换做是你，去餐厅点一份咖喱，如果端上来的只有咖喱没有米饭，你也会抱怨的吧？”

“可以的话，请把烟戒掉吧。

吸烟毕竟对椿自己的身体健康有害处。

我希望椿可以活到很久很久。

“我……”地一声，低头吐出一口烟。

这小妮子居然相信不抽烟就能长命百岁的那一套呢。

到底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女生啊。

我不禁再一次深深感叹。

正斟酌着该怎么回答她的时候，牛仔裤后面的口袋里传来了手机的震动。

我一手向八重子示意，一手打开了翻盖手机。

那是新城发来的短信。

我合上手机，将烟叼回嘴里：“抱歉，下个星期天我临时有点事情，约会的事能不能改到星期六？”

“欸？”

可是，下星期六补习学校有测验啊。

椿的事情，不能改到别的时间吗？”

“嗯，因为对方是个除了星期天以外都没有空闲的人。

“事情有那么重要吗？”

“差不多吧。

“谁啊？”

八重子闪电般地发问。

我条件反射地绷紧了脸，但下一秒就意识到这样的反应不妥，于是又很快放松了表情，开口回答：“以前住一起的人。”

“话一出，八重子眉头紧锁，不愿再说什么，将自己完全封闭在了沉默之中。

我暗暗叹息，要想讨回这小妮子的欢心，又得好好想个办法才行了。

开年后不久，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饥肠辘辘的我们拿围巾将自己裹了个严实，出门去附近的便利店。

我们牵着手，走在人烟稀少的小路上，四周极其安静。

我决定向八重子坦白，一件我从未跟她提起过的事情。

我告诉她，到去年为止，我其实一直都跟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这个来得太过突兀的坦白让八重子一时目瞪口呆，看得出，她正在努力地想要消化这个对她来说如晴天霹雳一般的事实。

“为什么分开了？”

“她回过神来。

“因为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她沉默不语，用力地绷紧了嘴角。

“对不起。

你在意吗？

”“说真的，想到椿你可以跟男人上床……” “没有上床啊！”

”我立即澄清。

“欸？

”八重子顿了顿，声音有些沙哑地嘟囔，“可你不是说跟男人同居过吗？”

”“其实我，没有办法做爱。

在比八重子你现在还小一点的时候，我被同年级的同学强暴了。

所以，我跟那个人没有上过床。

”我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我们牵着手，沉默地走了一段。

握在手中的那只纤瘦的手，正在渐渐失去温度。

猛然间，我察觉到从身旁投射而来的清澈的目光。

八重子满脸紧张的表情，仿佛被人拿枪指着一般地夸张。

然而唯独眼睛，却没有丝毫闪躲地，牢牢地注视着我。

我的身体里突然升起一种想要抱住她纤弱的身子哭泣一场的冲动。

一种无关性别的，让人怀念，让人爱怜的情感，尽管说不清道不明，却令我的膝盖几乎支撑不住。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胸口被如此地重重袭中，如此地刻骨铭心。

就在这时，八重子打破了沉默：“那个男人因为太喜欢椿，所以即使这样也还是想要跟椿在一起，是吗？”

”想到这个问题，我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眼脸上，肩膀上，仿佛都飘落着雪花。

“因为我允许他跟别的女人上床。

”久别重逢的它，明显比以前囤积了更多的脂肪，蜷缩着身子，才勉强塞进了篮子。

呜呜地叫声中，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安。

“这家伙好像胖了呀。

”我起了个话头，虽然是这么明摆着的事实。

新城不着边际地回答了一句：“承蒙夸奖。

”然后抓起地上的手提包和波士顿包，从站台的长椅上站起身来。

深蓝色的T恤，黑色西装外套，藏青色棉布料子的铅笔裤，一双已经磨损了的皮鞋。

望着他腕上那只茶色表带款式经典的手表，我不由得在心底喃喃自语：“这个人还是像以前那么时尚啊。

”“去车站里面的咖啡吧可以吗？”

”“你决定吧，我都无所谓。

”我淡然地回答。

在座位之间没有间隔的咖啡吧里，我们相对而坐，在邻座的中年妇女们潮水般的声浪之中，用曾经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两个人习惯的语言交谈起来。

“抱歉，星期天还把你叫出来。

工作方面，怎么样？”

”“没有什么变化啊。

学校的事务性工作嘛，就是在校长和主任遇到麻烦问题时候扮演一下协调人的角色呗。

不过话说回来，这家伙怎么变得这么胖了？”

”“食物啊。

以前不是喂它猫粮么，后来改成亲手做饭给它吃。

食物是健康多了，可这家伙的胃口也好像也跟着变大了。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你稍微控制点它的饮食啊。

” “你还真是个老好人呢。

对了，你不是说下周要休假，跟女朋友去海外旅行么？

去哪儿呢？

” “越南。

” 我想笑着回应他的话，却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

“是啊，你以前就一直说想去那里呢。

” 还是刚搬到一起住的时候，他说，过阵子一起去越南旅行吧，然后就跑去买了两本旅行指南。

其中一本，到现在还放在我的书架上。

放在椅子底下的手提包里，传来一声模糊的猫叫声。

“我犹豫了很久，还是觉得想去看看那儿的历史遗迹。

先去吴哥窟，然后……” “五天以后回国是吗？

”我打断他的旅程介绍。

“是的。

幸好你说可以帮我照顾它。

上次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把它寄放在宠物旅馆，结果它不但没怎么吃饭，还老呕吐。

” 我耸了耸肩，吐槽说：“真是可怜。

不过就算那样，现在都这么肥呢。

” 他大声笑了起来。

这个无比挑剔的男人的脸上，闪耀出了微微的温柔。

“说真的，刚开始养它的时候你就在，所以交给你照顾，我很放心。

” “是啊。

你跟现在的女朋友出去约会的时候，也都是我跟它两个待在家里的嘛。

” 话说出口的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在他面前正情不自禁地使用起这样的说话方式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况且我明明不是故意想要讽刺他的啊。

“我说要寄放到你那里的时候，到底还是被她劝阻了一下。

” “这是很自然的事啊。

” “因为她对你直到现在都好像还抱有愧疚感。

” 虽说违反道德的行为对人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是被人从旁夺走心上之人却还能保持愉悦心情，这种事情大概也只有极少数圣人才做得到吧。

“但是我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肉体关系。

这一点，你应该有跟她解释吧？

” “这个是当然的。

”他立即正色回答。

我苦笑着，端起色香味俱淡的咖啡送到唇边。

这个人就是这样。

正因为是这样一个人，我才可以待在他的身边；也正因为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只待了一年就无法维系了。

“谢谢你的咖啡。

这家伙我会负起责任来，好好照顾它的，所以请不必担心。

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你。

” “这些东西，真的不需要我帮你搬回公寓么？

” “不用啦。

一会儿要是觉得重，搬不动了，我会打电话回公寓，叫人过来帮我。

最近新住进来一个年轻的男孩子，挺有活力的一个人。

” “这么说来，倒是个挺可靠的人嘛。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他说完笑了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带着一种像是彻底完成了一件任务似的清爽心情，与他一同走出了咖啡座。刚刚跨出门口，一阵熟悉的香水味沁鼻而入，我的内心不禁摇晃了起来。

他回过身来：“怎么了？”

”“没什么。”

”我摇了摇头。

两年前，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新城。

之所以选择与他一起生活，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可能会一直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内心突然变得惶恐不安。

不被爱也没关系。

但是，我渴望用一种方式让自己变得被人需要。

即便身体已经死去，我的心却没有因此而丧失感知寂寞的机能。

所以每隔几年，我就会遭到孤独感的突然袭击，就像每当蓄积到一定威力，火山就会喷发出来。地动天摇，摧毁一切。

从最初相遇到最后分手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分享着彼此的心情，从未间断过倾谈。

我们交换阅读心得，也议论手脚笨拙态度恶劣的店员。

知道哪儿有不错的餐馆，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对方。

我们以每星期两次的频率一起喝酒，彼此宣告对方是自己有生以来遇到的最为志趣相投，相处最为轻松愉快的伴侣。

开始同居生活的时候立下的约定也极为简洁单纯。

至少，我是这么以为的。

家务活基本上由我一人承包，生活费则是他出多一些。

卧室当然是分开的，洗澡和换衣服也是相互避嫌。

他拥有跟别的女人上床的自由。

遇到困难或者感到孤独的时候，要彼此倾听，互相支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的唯精神论啊。

然而，当时的我却是认真地相信着。

这或许是因为，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肉体结合所产生的强大威力，也不懂得它所具有的价值。

初初相识的时候，新城告诉我，他从未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他也并非那种能够对谁产生迷恋的人。

因此，我做梦都不曾想过，他竟然会在这个时候陷入爱河。

一起生活了半年之后，他渐渐开始夜不归宿，我才察觉到情况的异常。

面对我的追问，他只是含糊其辞，却始终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趁他睡着的时候，我偷偷拿走了他的数码相机。

在漆黑的起居室的角落，我按下电源，翻出了保存在里面的录像。

落满枯叶的山路上，两个身影缓缓前行。

茜色的天空下，路旁干枯的草木微微浮现出一层白色的轮廓，无声无息地渐渐死去。

全无旁人的世界里，安静得只剩下两人的说话声。

他的语气中不带感情，而她的声音也是淡淡的。

内容不过是些“好冷啊”、“刚才的温泉还挺大的呢”之类，无关紧要的事情。

然而，这种平淡温和的对话，却反而更加传递出两人的亲密关系。

那种寂静，像极了丝绸滑过肌肤的感觉。

无论多么温柔的语言，在这种手感面前，都只能显得苍白乏味。

我左手按住渐渐发痛的太阳穴，右手关闭了录像。

然而下一秒钟，右手大拇指又鬼使神差似地按下了播放键。

这个重复播放的动作，与慢慢割开自己手腕的做法，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我要坠入更深的绝望。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我要保持头脑冷静。

我要将自己冰冻起来，直到不会再动一丝感情。

那之后，我解除了我们之间的同居关系。

他搬走之后，我整个人变得像一个空壳子。

一个朋友来探望我，看到我失神落魄的样子，说了句“刚刚失恋的女人如果一个人呆着，准没什么好事”，之后就向我介绍了现在的住处——真绵庄。

假日的购物广场一片熙熙攘攘，大体上不是约会购物的情侣，就是出门游玩的家庭。

四处听得到小孩子或笑闹或哭闹的声音，极目之处都有他们追逐嬉戏的身影。

广场中央的水池里喷起一朵高耸的水仙，在日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亭亭玉立。

在这里，喧嚣的背后是安稳，而安稳之中又充满了活力。

这里往来穿梭着形形色色的女人，年龄不同，穿着各异。

我打量了一下身旁正兴高采烈地准备挽住我的八重子，再与走在我们前面半步处的那一对相比较，我突然有种不小心迷失方向，闯入了异次元世界的感觉。

八重子的高中学姐，名字叫做絃美。

坐车的时候，她一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连自己从小学开始一直担任班级委员的事情都主动交待了。

当她用近似推销员般热情的笑容跟我搭话的时候，我真的完全不知如何应对。

她的恋人，那个叫栗子的女人，一边分发四个人的购物清单，一边冲我微笑：“小椿，你现在就好像是带学生出游的班主任，满脸都写着疲惫哟。

还有长长一天的时间呢，请加油喔。

”那说话的神情和语气，恰到好处地酝酿出一股令人反胃的气息。

事实上，打完招呼后没一会儿功夫，她就自来熟地叫起了我和八重子的名字。

不仅如此，就连穿衣打扮的水平也让人不敢恭维。

喇叭裙下穿着一条彩色的打底裤，虽然一眼就知道是最近流行的风格，但是由腿部稍显粗壮的她穿出来就怎么看怎么不舒服，我实在是欣赏不起来。

虽然种种不尽如人意，但几个女人在一起购物，总体上还是过得十分愉快。

那两个高中生让栗子在一旁做参谋，不停地尝试着各种衣服、饰品和腰带的搭配，玩得不亦乐乎。

我对衣服之类没多大兴趣，跟她们打了个招呼后，就独自一人往室内装饰用品店去了。

店内琳琅满目地陈列着各类精美的西式餐具和进口编织品。

就在我赏心悦目地眺望着这一切的时候，一对又一对推着婴儿车的夫妻从我身边走过。

他们幸福地谈笑，幸福地环视着货架。

无来由地，我的心情急剧地跌入了深渊。

我逃出店门，在广场里无所事事地闲荡，希望找到一处可以歇脚的地方。

抬头，是一片晴好的蓝天。

清爽的风吹在身上，感觉有点冷，尤其以这个时节来说。

在开放式咖啡厅点了一杯咖啡，挑了个阳台外的位子坐下，点上烟，观望着店里和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

虽说是意料中的事，店里面除了我，一个落单的也见不到。

在遇到八重子之前，我从未跟任何人提起过被强暴的事情。

对新城，我只是托称自己厌恶做爱。

至于为数不多的女性朋友，她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我所遭受的痛苦，自然不能完全感同身受，而我也没有勇气和觉悟去承受她们隔靴搔痒的安慰。

虽然很可笑，可是我却是一直在等待着奇迹的出现，等待有一个人，即使我什么都不说，也能为我解开这个诅咒，让我回复纯洁少女之身，永远地“……” “原来你在这样的地方呀，小椿。

我可是找了好一会儿呢。

”我回过头去，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身后的栗子轻快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这个过于亲昵的动作令我受惊不小，我条件反射一般地将吸到一半的烟搁在了烟灰缸里。

“啊，喉咙好渴。”

我也先去买杯饮料，等我回来哦。

“我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已经奔向了收银台。”

没一会儿功夫，就拿着一杯橙汁回来了，十分顺手地拉开椅子，在我旁边坐了下来。

“你猜她们两个家伙现在去买什么了？”

“她右手托腮，笑着问我。”

淡粉色的长长的指甲上，镶嵌着许多闪闪发亮的水晶石。

看得出，为追求华丽而不失典雅的效果，她在这上面应该是花了不少心思。

“去买什么了？”

“我回问道。”

“慢跑鞋啊。”

好可爱喔，这两个家伙还真是高中生的感觉呢。

“她笑意盈盈地望着我。”

瞬间，一个念头飞快地在我脑中闪过。

是我的错觉么？

我带着一丝疑惑，认真地盯着她的脸。

她眨了眨涂着睫毛膏的长长睫毛，目不转睛地回应我的注视。

“小椿真是个美女呢。”

应该经常有人这么说吧？

“我大吃一惊。”

果然不是我的错觉。

刚才那句“好可爱喔”，与其说是出于对絃美的爱情，倒更像是在对我放电。

“谁知道呢。”

反正我基本上没什么朋友。

“我岔开话题，重新拿起烟，吸了一大口。”

“我问了八重子，听说你们是在讨论爱好的网络论坛上认识的，真让我感到意外呢。”

好羡慕这样的巧合喔。

不过，我能够遇到小椿，也是一种巧合呢。

“听完这番话的那一刹那，我真想‘哇啊’地大叫一声，飞也似的逃离现场。”

而八重子她们双手拎着各种购物袋，血拼归来的时候，我因为刚被栗子硬塞了张名片在外套口袋里，正烦躁地望着别处。

“椿，是不是累了？”

“八重子一脸担心地问道。”

“有点吧，”我勉强地挤出一丝微笑，“刚才太拥挤了。”

“果然真是这样。”

“八重子立刻果断地决定，”很抱歉，学姐，我们先回去了。”

“无视絃美她们目瞪口呆，来不及反应的表情，八重子将两手拎着的袋子全部转到左手，腾出右手握住我的手，准备拉起就走。”

“没关系的……”没等我把话说完，八重子忽然扯了扯唇角，朝我露出微笑。

那笑靥仿佛在对我说：“什么都不需要顾忌，我们回家。”

“只为这一个简单的微笑，我的心底忽然涌起一股暖流般的感动，瞬时填满了胸膛。”

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她的女儿，被完好地呵护着，用心地温暖着。

我试图想要说些什么，脑海中却连只字片语都没有浮现。

任由八重子牵着手，一步一步，将拥挤繁闹的购物广场渐渐抛开在了身后。

记忆中初次遇见她时的情景，就像电影似的，一幕一幕，在眼前呈现开来。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那一天，我们约好在一家茶餐厅见面。

就在我坐在那儿等待的时候，一个穿着百褶裙、长筒袜，露出洁白的膝盖的小女生突然飞奔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您是山冈小姐吗？”

“我不禁大吃一惊：“你就是长谷川、八重子小姐？”

“是的！”

“她点了点头，声音干脆清晰。

我迅速在脑中回忆了一遍自己当时所知道的关于她的全部信息。

她住在一个叫做椎名町的地方，距离池袋仅一站地铁。

她在东京都内的一所女子高中上学。

年纪只有十六岁。

最近刚刚被她的家庭教师，当然也是女性，以牙齿不整齐为理由提出了分手。

所以，当我看到眼前出现的这个有着一双乌黑的眼睛，身材纤瘦的女孩时，情不自禁地连眨了好几下眼睛。

“那个……我可以……坐你旁边吗？”

“她似乎有些怯生。

我伸出一只手，拉开了身旁的座椅。

她双手轻轻地整理着裙摆，坐了下来。

“要喝点什么呢？”

这是菜单。

“那请给我来一杯橙汁吧。”

“点完饮料，她察觉到我的异样眼神，一脸紧张地问道：“那个……我的脸上沾了什么东西吗？”

“我将快抽完的烟头掐灭在烟灰缸底里，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这么问可能有点神经大条。

不过，之前听你提到被人甩了……” “啊……”她有些无奈地苦笑，“对方是个审美意识很高的人，所以……” “不过是牙齿稍微有些不齐这点小事，就甩掉像你这么可爱的女孩子，这种人怎么算得上有审美呢。”

“说出这样肉麻的台词后，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八重子默不作声，从面颊到耳根慢慢染红，眼眶隐隐有些湿润。

她双手掩面，但从指缝间窥见的眼睛却是弯着的，笑得满是羞涩。

这个笑容映入眼帘的那一刹那，我恍惚有种生平第一次见到了玫瑰花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一个女孩子的话，应该交往得起来吧。”

“我在心底里默默地这么跟自己说。

在站台的长椅上坐下，眺望无垠天际处慢慢西下的夕阳。

身旁的八重子从包里取出糖，伸过手来：“给！”

“我苦笑着剥开了银色和绿色的糖纸。

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明治Chelsea彩丝糖的酸奶味道。

“椿好像几乎都不怎么回老家，是不是？”

“我们家，从很早的时候起，我父母的关系就很差。

加上我父亲去年退休，闲在家里，两个人的关系就更险恶了。

我估计他们大概也快离了吧，现在“熟年离婚”不是挺普遍的么。”

“椿，为什么那时候想到要跟我见面？”

“八重子突然跳转了话题。

从站台望下去，铁轨总是给人一种似近而远的感觉。

普普通通的黑色皮鞋里，我的脚趾微微蜷缩着，像是迷失了去向。

“喝完酒，半夜回到家，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不知不觉地就约你见面了。

那会儿，我对男人感到很厌烦，而差不多年纪的女性朋友又都大多忙着考虑结婚生子之类的事情。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你看上去应该是个不错的人，坦白率真，不会拐弯抹角。

“如果……椿一直跟我在一起……”说到这里，她闭口沉默了。

以她的性格，我不难猜到，那是因为她害怕听到我的回答。

这种令人心疼的顾虑，让我突然感到胸口一紧。

“八重子，我暂时……” “什么都不要说！”

她弓着背，我看不到表情。

一缕头发从她的耳背悄无声息地滑落。

“椿现在跟我在一起，我现在喜欢着椿。”

这是守护我的护身符。

可是，一旦我们之间做出什么决定或是约定，我一定会变得比现在软弱好几倍。

“落在脚边的影子渐渐变得暗淡，太阳和月亮同时浮现在了黄昏的天空中。”

“对不起。”

“椿真的是个很温柔的人。”

那些固执的地方，其实也只是因为太诚实了而已。

“嗯。”

“我眯起眼睛，望着广场方向的天空中渐渐下沉的太阳，回想自己这辈子是否曾经从别人那里得到过这样的肯定。”

似乎是有过，却完全想不起来。

时间总是在人不知不觉之间消逝。

八重子的话，就像透明的清风，吹拂在我的身上，令我即使想装作感觉不到都没有办法。

回到宿舍的时候，晚餐时间已经结束了。

“啊，欢迎回来！”

要吃饭的话，我现在马上去准备，不过只能做包饭团了。

“绵贯小姐从纸堆里抬起头来，身上没有系着围裙。”

简洁利落的黑色连衣裙，搭配牛仔裤的打扮。

右手握着一支红笔，厚厚的原稿纸摊了一桌子。

“不用了，我吃过饭回来的。”

工作很忙吗？

“也算不上很忙。”

要是有时间的话，让我帮你泡杯茶吧。

“我道了一声谢，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她冲泡完红茶后，又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点心盒。

从里面夹出几块圆形的烤菓子，盛在碟子里。

“这个是前天跟编辑碰面的时候，对方送的Jean-Paul Hevin的Macaron（杏仁小圆饼）。”

个数太少不够分的，我们俩来把它吃掉吧。

“那就多谢了。”

“刚掏了一半的烟被我又塞回了口袋。”

“嗯，真好吃。”

有种不单纯是巧克力的味道。

“绵贯小姐咬了一口，幸福地微笑。”

这个人烟酒不沾，对甜食却是情有独钟。

我有点期待地也跟着尝了一口：“啊，确实很好吃。”

坚果的味道很香浓。

疲倦的时候吃点甜的东西，真是种享受呢。

“欸？”

小椿你居然会在休息天累着回到家，真少见啊。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不是和八重子出去约会了吗？

“我轻轻地抿着嘴，考虑了一小会儿，还是觉得想找个人倾诉今天发生的那件事情。

”约会倒确实是约会。

不过绵贯小姐，你能不笑地听我说吗？

“”嗯？

什么事情？

我不会笑你的。

“”四人约会。

”我小声说。

绵贯小姐像是愣住了似的沉默了一小会儿，下个瞬间，不带半点犹豫地突然喷笑了起来：“小椿你居然去四人约会？

不是吧？

都老大不小的了，还玩这么青春的一套。

哈哈……”“换做是你，如果晴雨先生那样子拜托了，你也不会说不能去的吧？

“”这倒是真的。

不过，小椿你应该是很不擅长这种事情的吧？

“”事实上，我不是不擅长，而是讨厌。

如果只是不擅长，我不会情绪低落到这种程度。

“”为什么？

“她似乎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在想，自己说不定只是讨厌任何人而已，眼睛里只有八重子一个人是美好的。

“”欸？

可是，恋爱不就是这么一回事么？

“”也不全是这样的啊。

”我一边托着腮，一边反驳。

想到这儿，我不禁好奇地问：“事实上，你和晴雨先生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事实上，呵呵，这句话还真是椿的口头禅呢。

”她说，把手伸向了Macaron的碟子。

我也跟着拿了第二块，放入嘴里。

这一次，恰如其分的甜味和可可的醇香在舌尖融化开来。

松脆地咀嚼了一会儿，刚就着红茶喝下去，心里马上又痒痒地想吃另一块了。

起初觉得只是单纯的香味和甜味罢了，细细品味之下，却是芳醇诱人。

”小椿，其实你想说的是，在这么简陋的屋子里，完全听不到任何做爱的动静，这一点很不自然，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吧。

“”要说为什么的话，你和八重子之间，不也是同样的原因么？

“”既然都聊到这份上了，那就请允许我这么说一句。

你身上的这种地方，真的让我有些吃不消。

“”我跟晴雨先生最后一次做爱，是十七年前的夏天。

“”啊？

可是，十七年前……我记得你今年应该是三十……”“自己的年龄什么的，我早就不记得了。

”看她没打算再继续解释下去，我也放弃追问，拿起杯子喝完了剩下的红茶。

等我站起身时，她已经重新埋头在了厚厚的原稿堆里。

望着她裸露的脖颈，我忽然意识到，这个人其实从很久之前起就做好了觉悟，远比我早得多得多。

小鲸穿过食堂的时候，我正和一身制服的八重子喝着热气腾腾的绿茶，吃着她带回来的海绵蛋糕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八重子正在发育阶段，特别爱吃雪纺蛋糕和蒸面包之类吃了立马能填饱肚子的甜食。

海绵蛋糕有种让人很怀念的味道，只是对于已经是成年人的我来说，只能浅尝辄止，稍多吃一点，就觉得胃很沉。

看到我和八重子，小鲸撩起帘子走过来问道：“椿小姐，绵贯小姐呢？”

“她说去把修改好的稿子交给编辑。”

锅里有咖喱，她出门前准备的。

“这样啊。”

那个，你知道大和君今晚回来吃吗？

“哦，这个我没听说。”

怎么了？

“啊，没有，”她支支吾吾，似乎有些尴尬，“那个，只是想告诉他听了前天他借我的CD的感想。”

而且，难得今天八重子也来了。

对了八重子，今天不用上补习班吗？

“因为没做作业，就翘掉了。”

哦对了，上次请小鲸帮忙修改的英语翻译，在学校被表扬了喔。

“那是因为八重子你虽然记东西比较花时间，可是理解能力很好的缘故啊。”

小鲸十分认真地回答。

八重子脸上则是万年不变的那副淡如薄纸的笑容，仿佛用力一吹就会破散。

我正要苦笑，玄关处突然传来喊声：“请问，有人在家吗？”

小鲸和八重子茫然地相互看着对方，只有我大吃一惊，飞快地跑了出去。

“妈！”

站在玄关外的，正是我那从老家过来的母亲。

白色的连衣裙下，一条黑色的棉质长裤。

外面套着一件金黄色的开襟线衫，胸前别了一枚鸟的形状的玳瑁饰针。

左手上还拎着西武百货的购物纸袋。

“椿，你在啊，那太好了。”

这房子的门铃好像坏了哟，我怎么按都不出声。

“没等我回过神来，母亲已经脱下鞋子，踏上玄关，进屋来了。”

“我正好有事要去池袋，就提前给你打了个电话，但是你手机一直没接，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

母亲将手里的西武百货的袋子一把塞给一言不发的我，径直地往食堂方向走去。

她以前也曾经来过两次，所以对这里也比较熟。

“妈，现在有客人在呢！”

“瞧你说的，我不也是客人么。”

说完，聊起帘子进了食堂。

“啊呀，你们好！”

母亲热情地打招呼，并稍稍欠了欠身。

跨进食堂的时候，八重子向我投来了询问的目光。

于是，我面对着她，介绍说：“这是我母亲。”

她到这附近办事，就顺便过来了。

“好久不见了，我是隔壁房间的鲸井。”

小鲸以无可挑剔的标准姿势，规规矩矩地行了个礼。

八重子则是什么都没说，简单地点头致意。

“你们好！”

啊呀，这小姑娘莫非是新搬来的？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真是年轻又可爱呀。

” “她是……”话到一半，我脑子一片混沌，找不出合适的词来。握着茶杯的八重子，一下将手抽离了。

“她是我妹妹。

” 话音一落，所有人都惊住了，不约而同地望着小鲸的脸。

“鲸井小姐的妹妹？

”母亲用一种近似于物理学家发现新行星时的眼神盯着两人。

“是我引以为豪的妹妹。

”鲸井的语气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

随后，小鲸牵着八重子的手，离开了座位。

望着两人离开的背影，我暗暗地松了一大口气。

这种被完全无关的陌生人守护的幸福是何等的奢侈！

简直可以匹敌那位只是睡了一百年就能等到王子前来拯救的幸运公主了！

母亲走后，一直在小鲸那里温习功课的八重子来到了我的房间里。

她在床边一坐下，就歪着头问道：“椿的妈妈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 “还不是那些陈词滥调的牢骚。

什么‘犹豫着到底要不要离婚’、‘还是早点离了好吧’之类的，再有就是问我有没有去相亲什么的。

我全部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了。

” 八重子放下左手端着的咖啡杯，清秀的小脸皱了一下，随即破笑：“椿真是个薄情的女儿啊。

”虽然这么说着，但语气却传递出她的言不由衷和故意打趣的真意。

“还有，她说什么刚好碰到商场在搞促销，就给我带了这个。

八重子，要穿吗？

”我从纸袋子里掏出印着碎花图案的连衣裙，展开给她看。

“啊，”她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我正在想会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呢，原来是件这么漂亮的连衣裙啊！

可是，椿你自己穿就好了啊。

” “怎么可能。

这么鲜艳的红色，我哪好意思穿出去。

啊，绵贯小姐穿的话，好像挺合适的呢。

那我回头问问她好了。

” 我刚“啪”的一声，将装回裙子的纸袋放到架子顶上，就听到八重子问：“为什么椿只穿蓝色和白色的衣服啊？

” 我放下举着的手，反过来问道：“哦？

有这样的事么？

” “嗯。

所以偶尔穿一下红色的裙子不是正好吗？

我觉得会很合适的。

” 我下意识地把手覆在唇上思考了起来。

的确，我已经记不起来，自己这么多年以来什么时候买过红色或粉红的衣服了。

至于穿上会不会合适，这个问题我根本想都没想到过。

“或许是因为我不适应那种一眼看上去就很女性的氛围吧。

” “现在也有很多不会让人有那样子感觉的款式啊，下次我们一起去买嘛。

” “有时间再说吧。

”我一面随口应付着，一面打开了窗子。

眼前是一贯窄小的阳台，以及巷子对面人家屋顶的瓦片。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抬头望着皎洁的圆月，侧身坐上窗台，从兜里掏出了一根烟。

叼在嘴里点上火，转头回望屋内，坐在床沿上的八重子正笑靥盈盈地望着我。

跟男人没有过经验的女孩。

只有蓝与白的衣服。

我所搜集的可怜又可鄙的清洁。

慵懒地从双唇的缝隙中吐着烟的时候，我突然领悟到了，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我把手里夹着的烟搁在烟灰缸上，叫她：“八重子。”

“什么事？”

“她微微地歪着头问。”

这个动作曾经被我称赞过可爱。

“有件事情，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过。”

“是难受的事情吗？”

“尽管紧缩着眉头，她还是立即并拢膝盖，坐正了姿势。”

我猜，她在学校里听老师说话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的姿势吧。

“我想告诉你，为什么我不能接受男人。”

“不是因为发生了那件事情所以才……”她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没有再往下说。

“其实，即使是经历了那一切之后，我还是曾经试着去跟男生交往过的，在高中的时候，跟一个比我高一届的学长。”

“这件事，我确实从没听你提起过。”

“眼看周围的朋友陆陆续续都有了男朋友，心里难免有些焦急，更重要的是，我想向自己证明，我没有问题。”

做的时候，虽然觉得恶心，但还是忍了下来。

就在那时候，我告诉他，自己不是一次。

“然后呢？”

“他说：‘可惜，要是处女就好了。’”

我的心突然咯噔地沉了一下。

虽然我知道他应该只是打算开个玩笑而已，但是听到这句话的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好像变得无比肮脏，然后狼狈不堪地逃走了。

当时，我对自己发誓，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让男人碰我一下。

“椿！”

八重子猛地站了起来，从背后抱住我的双臂。

我感受着背上透过衣服传来的温暖而湿润的气息和急促凌乱的呜咽声，心里不由得感叹，十几岁的小女生真好啊，可以这样直白地表达感情而不觉得难为情。

可是，被这样率真的小女生抱着的时候，我却紧张得两腿直发抖。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时不时会觉得很不安，因为我觉得自己给八重子带去的净是不好的东西……”
“我一直以为，椿你之所以总是讨厌被我抚摸，每次都几乎不脱衣服，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接受我……”
我用力地摇了摇头。

“为什么你不会那样子害怕？”

我一个明明白白的约定都没有给过你，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离开你！”

“话说出口，我幡然醒悟过来，原来自己这竟然在这个小女生身上撒娇到了这种地步。”

然而，八重子却静静地拉着我，一起坐在床边，然后轻轻地用手搭住我的左肩，让我平躺在她的腿上，那双纤瘦得只躺得下半个我的腿上。

“椿现在也希望得到安心的答案，对吧？”

八重子的声音从我的头顶传来。

“什么？”

“我下意识地问道。”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其实，椿不管说出多冷淡的话，发了多重的牢骚，都会希望马上看到我的笑容，听我说喜欢你，这样你就可以确认我们之间没有问题，对不对？”

其实我真的不介意的。

“我转过身子，仰望着八重子的脸庞。”

“我一直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椿的情景。”

一个很美丽但是看上去又很严厉的女人坐在吧台边的位子上，好像只要走过去跟她说个话就会被骂，所以我一开始真的好紧张。

后来看到你默默抽着烟的侧脸，觉得好帅，心里想着，或许能够跟这个人交往也说不定呢。

被人甩掉的事情一下子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直到现在，每次在约定的地方找到椿，心里都会升起跟当时一样的那种感觉。

这样子，够不够？”

“我缓缓地深吸了一口气，胸口慢慢撑起，自然地闭上了眼睛。”

脸颊传来毛发的柔软触感，就像那一夜雪飘落在脸上一般，轻轻地，静静地。

小小的唇落下来，水蜜桃唇膏的香甜在舌尖流转。

那个遥远的夜里，我抱着无法向任何人倾诉的秘密，独自一人一人走在漆黑的回家路上。

我多么渴望化身为洁白的雪花，又是多么地羡慕八重子这样雪花般洁白无瑕的女子。

轻轻睁开眼睛，八重子正眯着通红的眼睛，冲我狡黠地微笑：“基本说来，像椿这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怎么可能突然抛弃我，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呢？”

“我摇摇头，心悦诚服地投降：“像你这样胆大的人，别的地方确实也找不到了啊。”

“啊，对了，我忘了告诉你，学姐和栗子小姐分手了呢！”

“哈？”

“我吃了一惊，从她的腿上直起身来。”

残留的最后一丝沉重气氛也瞬时烟消云散。

“好像是栗子小姐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女人，见异思迁了。”

据说对方还是个插画家呢。

学姐哭得可伤心了。”

“真有点本事啊，把那种女人从高中生手里抢走了。”

“啊啊，不行了，把我对画画的人的印象全给毁了。”

“听了我随心所欲的吐槽，八重子放声大笑起来。”

送八重子到车站后，我回到真绵庄，径直走向空无一人的食堂。

站在厨房里，按下吸油烟机的开关，点上一支烟，缓缓地吞吐着烟雾。

沉寂了好一阵子的酒瘾仿佛在此时苏醒了过来，于是我对自己说，出去找个地方喝上一杯吧。

这么想着，心里竟然少有了地飘飘然了起来。

回到房间里，刚套上一件灰色的连帽棉外套（parka），手机响了起来。

我盯着屏幕上显示的八重子的名字，心想她这会儿应该已经到家了吧。

接起手机，耳边传来像是小女生的哭腔，我几乎没能辨别出那是八重子的声音。

“我没去补习学校上课的事情被父母知道骂了一顿，还扯到一些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情，我一冲动就从家里跑了出来。”

我现在可以回去你那边吗？”

“现在吗？”

“我抬起手看了下时间，稍微考虑了几秒钟，说：“我这会儿正准备一个人出门去喝一杯呢，要跟我一起去么？”

“要！”

“八重子立即回答。”

挂掉电话下楼，穿过真绵庄狭窄的门廊，走在月夜深邃的步行道上。

皎洁冰凉的月光洒遍整片大地，夜色之中弥漫着清冷透彻的气息。

宁静空荡的马路上，只有被丢弃的罐头，孤单地躺在那里。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一路上，家家户户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媒体关注与评论

“如何才能那么纯真地原谅与被原谅、爱与被爱呢？
读着读着，自己仿佛也成为了公寓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与他们一起同喜同悲着。
”——三浦紫苑（日本第135届直木奖获得者）倾力推荐 爱不单单带来幸福
，难免还有伤害和悲伤。
但是，纯正的爱可以原谅一切的错，淡化所有的伤。
想去到真绵庄的大家庭中，分享他们的悲喜，见证那青春时节爱情是如何坦然、温暖与纯粹。
——夏茗悠（内地风头最劲的少女作家）倾情推荐

<<真绵庄公寓的房客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